

好友绿茶在2020年的时候,画过我的书房,他没有来过我家,画书房的方式是我拍好照片发给他,他按照照片上的样子画出来。两年前我的书房还很简洁,一张胡桃木色的书桌,书桌旁有座立式台灯,背后是一排白色书架,书架上放着一个羽毛球包,书桌与书架之间,是一把舒服的椅子,一天当中,约有七八个小时我坐在这把椅子上工作。

两年多来,绿茶陆续画了许多文人的书房,当然不是全都

照着照片画的,有许多是他登门拜访一些作家、学者,在他们家中书房实地画的。前几天,绿茶寄来收有120位文化人书房的新书《所幸藏书房》,我专门翻看了其中那些他所实地画的书房,发现和对照着照片画的,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看来,画家与作家有一个共性,就是不必到现场,也一样能绘声绘色地创作。

翻看这些文人书房,发现能找出不共性的,就拿椅子来说吧,我曾觉得自己的这把椅子太舒服了,总是想让人偷懒,伏案不过一会儿,就想躺下休息,未免会想到,应该像路遥、陈忠实那样,在写作的时候,坐一把简陋的、生硬的凳子,以提示自己放弃舒适,在腰酸背痛中诚实地劳动。也曾把椅子换成过客厅里吃饭用的硬板椅,结果没坐半个小时,就又换回来了。

在看了袁鹰、冯骥才、孟繁华、梁鸿鹰、刘擎、陈徒手等文人们的书房后,我曾经为书房有那么把舒服的椅子而产生的小小“罪恶感”,顿时荡然无存了。他们写作用的椅子,如若坐上去的话,肯定要比我的惬意多了,他们当中,还有在书房中布置了小型沙发的,就放在椅子后或书架前,写累了,一秒钟就可以转移阵地,躺下去睡一小会儿,更奢侈的,还有人在书房放置了沙发床、枕头、靠背等一应俱全,直把书房当卧房。

也不是没有“吃苦派”。绿茶曾在文章中表达过刚走进梁晓声书房时的感慨,梁晓声的书房太简单了,一张只有一张面板的书桌,一个高瘦简单的书架,椅背上搭着一件外套,此外就没别的了。在我看来梁晓声书房特别引人注目的,

就是那把椅子——没有弹簧,没有靠垫,就是一把看上去生硬无比的普通椅子,这坐着该有多累啊,梁晓声就是坐在这儿,一笔一画手写完成了包括《人世间》在内的几百万字作品。不过,了解梁晓声的人知道,他是在生活方面不追求享受的人,过去的写作条件差,一直在简陋环境中创作,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或许给他换一个舒适度达五星级的书房,他可能会不知道如何落笔了。

文人书房的另外一个共性,就是书房主人对书房的命名,比如汪朗的书房叫“一知半解堂”,郑培

凯的书房叫“知不足轩”,袁伟时的书房叫“笑笑堂”,朱永新的书房叫“滴石斋”,钟叔河的书房叫“念楼”……对比书房主人的名字,再细看书房的别名,会觉得非常有趣,这些“堂、轩、斋、楼”等,都与书房主人的个性、写作风格、为人行事等有细密的联系,走得越近,越会觉得这些书房别名堪称书房主人的第二张名片。诸多书房别名中,我最熟悉不过的当数李辉的书房“看云斋”,太多文化老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写法,写下了“看云斋”这三个字,仅此一书房名号的题写作品,就足够办一场大型的文人书法展。

中国古人的书房文化源远流长、学问良多,但借由这次120位文化人的书房“揭秘”,可以有机会一窥属于当代人的书房文化是什么样的状态。对此文人们有着自己的见解,其中当属阎连科的说法最大胆、最令人过目难忘,他说“我的书房是精神病院的小单间,别人进去了不舒服,我若出来了别人还是不舒服”。另外,周实对书房的认识也容易引起共鸣,他说“我不欢迎别人进入我的书房……我就这样喜欢一个人待在我的书房里。”阎连科和周实的话,我也曾经数度想说,只是不大敢而已。

现在好了,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的书房已经公开展示了,“书房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至于能不能看得出这些故事,就在于那些通过纸张访问书房的读者,通过慧眼细心去发现了,反正我在一口气逛完这些书房后,是收获了不少窥探之后的满足感,那些书房不再只停留在纸上,而是不同程度地在我心中活色生香起来。

## 当年我插队杭州市临安县西天目镇鲍家村,与抗战老兵应弘渊一起在大队的茶叶专业队劳动。茶叶专业队由各小队抽人,由于赚得是大队的工分,各小队派人有点充人头的意愿。除对知青有点照顾的因素,其他人员以老幼妇居多。

我听房东大哥说应弘渊毕业于黄埔军校,当过营长。他1940年在当地(当时临安没有被日寇占领)投军,一直参与抗

## 待客三道

何鑫渠

战,抗战胜利后不久解甲归田,没有参与内战。自应老93岁后,我每年都去看他。当地政府每月给他发放生活费,应老满100周岁后,每月生活费增加1000元。应老今年已103周岁,身体健康。每次去看他,他总保持他的待客三

道:下楼迎客,奉茶待客,车旁送客。

应老居鲍家村二楼民居,汽车不能开至楼下。应老知道客人来访就在二楼等候,看到客人就下楼迎客。临时来客,他请客人在客厅小坐,转身入寝室梳头后迎客,再奉茶水待客。客人离别,他必送人至汽车旁。他说:“您哪一只脚踏上鲍家,我就送到哪里。”在9·18事变91年之际,遥祝应老健康,期待茶寿!

春末夏初,一个晴天的傍晚,我漫步在星星苑旁元祥绿地,远眺旗忠网球场灿烂的灯火群光,近看公路上纷纷疾驶的轿车和公交车,心潮澎湃。

老百姓有句谚语:若要富先筑路。自古以来,我们农村的道路都是“羊肠小道”,造成农村闭塞贫困。农业合作化,农田格子化的先头就是筑路,俗称拖拉机路,行驶拖拉机和人力劳动拖车。但是路质仍是泥路,下雨拖拉机的轮子在泥路上留下深深的痕沟。老百姓说:走拖拉机路,雨天像扭秧歌,晴天如跳骑车舞。

这些年,随着党支部的手笔,筑路示意图上的箭头强力射出,在星星大地上一条条通衢大道向外延伸。在跨世纪前后,这些道路又加以拓宽,透水路面平坦行驶标记鲜明;四行路灯照耀光明如同白昼。东西横向北部是称为马桥大道的元江路,在同昆阳路交会处便是名闻中外的旗忠网球场。南面靠近北松公路,中间便是横贯全村的联青路。南北纵向,东边是平行紧靠竹港河的花王路,西边是平行紧靠沙港河的元松路。中间是贯通整个闵行区的华银路。这三横三

竖,在星星村的大地上组成一个巨大的“田”字。传说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马桥用餐时,戏请同桌的中国朋友用两双筷子拼个“田”字。根据我国书法习惯,写“田”字只能五笔,四根筷子只能拼出一个“口”字。我们的中国主人有点为难。首相狡黠的目光转向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微笑着拿起筷子,把四根筷子并成一股,从筷子的顶头看,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田”字,且有

## 星星村的路

姚文宇

相当深厚的立体纵深感。我们村中的道路筑起来了,拓宽延展,同沪杭320国道相继贯通。我们村办企业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星星肠衣公司的标准集卡通畅无阻地驶向出口码头;星星橡塑公司把各种型号的救生筏快速送往远洋公司;马桥橡胶公司能准确地把品目众多的橡胶配件按质按量按时运往安亭汽车城总装流水线的工位上……我们星星村这个“弹丸之地”,通过这些康庄大道,与国道相通,奔

在南疆工作过三年多,有过好几次沙漠公路之旅。从阿克苏到和田,就是其中难忘的一次。

先从阿克苏市抵达阿拉尔市。阿拉尔市是兵团建设的一个新城。塔里木大学也位居于此。小城新建的痕迹明显,道路宽敞,新楼林立,商铺成排,绿树成荫。只是在尘沙之中,显得灰蒙蒙的。

援疆刚抵疆时,就去过三五九旅成垦纪念馆,记忆犹新。纪念馆建筑像正绽放的花蕊,设计出自法国夏邦杰设计事务所。入口处,两壁和地面,都以文字和图表等方式镌刻着农垦历史文化等。而馆内的展示对于全面了解这支新队及其兵团建设,甚有效果。从1961年到1966年,上海由支青、学生和技工等参加兵团农一师建设的人员达4.6万多人,也是沪疆情深的一个标志。这是值得一看的展馆,可惜能来此观看的上海市民不算太多,倘若将此展览安排在上海巡展,影响和作用一定不可估量。

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总是令人向往和骄傲。这是我第二次穿越,当然不是徒步,是车行。但同样让人兴奋和期待。从阿拉尔进入不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星散在沙漠的胡杨,在起伏的沙丘上各自展示着自己的芳姿。路旁的标牌上写着:古义河胡杨。



秋日听风 (中国画) 积石

向祖国各地,奔向越洋码头。星星村企业的产值利润百万、千万,数亿直线上升,财源滚滚流入星星村的账户。

星星村集体富起来了,六百多户人家近六百幢令人羡慕的别墅庭院整齐有序,室内装潢实惠舒适,令外村的亲戚好友羡慕。马桥不少村的动迁户蜂拥前来造房安家,两千多幢别墅群立在星星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元吉元祥两区各千户的居委。星星村原有的工厂企业,都纷纷迁往马桥镇新的工业区再展宏图。黄浦江饮水工程地面及村间草坪路畔,绿地花草树木四季常青,成为旗忠森林体育城的特色亮点。村间公路网便于居民出游购物;村间的老年活动中心及若干健身点则是我们老年人安度的乐园。

国庆前夕,我在田字形幽静的人行道边上边走边畅想,兴奋又有些陶醉。路边的香樟树正在奋力伸展,新叶茂发……

## 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责编:刘芳

## 沙漠公路之旅

思霖

在210公路375处,我们一行果断下车。越过芦苇秸秆固沙的区域,踩着松软的细沙,深一脚浅一脚,登临一个又一个沙丘。风景渐佳。又登上一个更高些的沙丘,自然形成的浪纹,一波又一波地延伸,纹理清晰而柔美,令人不忍涉足。而散居的胡杨,则以一种千年凝铸的风韵,无言地向我们投来淡然的目光。渺无边际。那沙、那树、那天地,是难得的佳景。

忽见不远处一股尘云由地腾跃,还在轻飘移步。乍看,以为狼烟。实乃龙卷风吹起了尘沙,展示了魔力。前些天,也看到沙漠远处尘沙烟直,还闪烁着光亮,神光一般,当时也不知为何物,还不无惊

叹。原来都是普通的物理光学反应。深邃广大的沙漠,亲近你,是一生之必需!

全长430公里的阿和沙漠公路,全线手机信号基本未断,但微弱之处,几无反应。3G铁塔隐没在远处的沙尘之中。在约路标为460处,还设置了休息处和加油站。一路无忧。不惊不险,我们也领略了沙漠的魅力,应该感谢为此作出奉献的人们!

不是夏日,已觉闷热。车停路边,我操刀杀瓜,众人大快朵颐,暑热顿逝,疲累即消。沙漠之旅,感觉发闷,鼻腔和嘴里,都是沙尘,同行者一到宾馆就快活地冲洗了,洗却尘埃。我忙,没时间了,晚餐时间到了。

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卢总、王总接待了我们,很是热情。北京援友中有两位剃了光头,都是来新疆之后“剃度”的。其中一位告诉我,他本来只是前额稍秃,来此之后,“荒漠”迅速蔓延,干脆全剃了省事。

看来,与沙漠化的战斗,不仅发生在土地上,还发生在我们的脑袋上,艰巨而且并非一朝一夕,要以建造沙漠公路的意志,杀出一条捍卫生态的血路来!

## 淮海巷里的「大户人家」

周培元

前些天,我约“老克勒”刘先生去探秘合肥路上的神秘别墅,可惜黑铁门紧闭,无法入内。刘先生看我有些失望,立即安慰我,他有位老同事曾经住在成都南路淮海巷(以前叫霞飞巷),可以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俩再踏上自行车,不一会便到达成都南路。

成都南路不长,淮海巷(成都南路99弄1号-8号)靠近淮海中路,是比较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巷子的入口很气派,在巴洛克元素的门楣上还增加了中国传统双狮戏绣球的浮雕。刘先生说1号就是他老同事的家。黑色的双开木门,简洁的花岗岩门框,最吸引人的是南立面巴洛克风格的装饰保留很完整,艺术性极强。科林斯希腊半圆柱式,还有收分,这种做法在上海罕见,一般都是方柱简化造型。听说1号是开发商自住的房子,采用传统的3开间,东西厢房完整,2-8号的都改成两开间,面积较紧凑。淮海巷的建筑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距今也100年了,当时的结构比较坚固,一层层高3米多,室内还配有现代式卫生间。

刘先生真是热心人,过了两天,他就约上老同事李先生与我在网红茶餐厅相聚,让我聆听李先生讲述曾经住在淮海巷的往事。攀谈中得知李先生1945年出生在成都南路99弄1号,住了58年,2003年才动迁搬出,在此度过了难忘的大半生。李先生的父亲10岁左右随爷爷举家来沪,定居此地。他爷爷李鼎新是晚清北洋水师的高级将领,福建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担任过海军总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清朝的军队要员,为了民族的兴亡,他还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李鼎新隐退后选择了海纳百川之地——上海,安度晚年。

99弄1号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幢,二楼正房和东西厢房在天井之上有“门”字形小阳台连接,李先生小时候很喜欢穿房进屋跑来跑去。二楼东西厢房有壁炉,小时候的冬天用木炭烧壁炉,好有情趣。1号的西墙临成都南路,采光充足,沿街立面的二、三楼有非常漂亮的小阳台,南面还有过街楼阳台,可一览整条弄堂。

李先生还告诉我:她母亲是某机电设计院的俄文翻译。他们家经常请同事来家里聚会,他清晰记得母亲同事的爱好是上海电影译制片著名配音演员苏秀,曾经朗诵过高尔基的《海燕》片段,至今难以忘怀。

很感谢刘先生热心帮助,让我和名人之后亲切交流。了解到淮海巷(成都南路99弄1号)“大户人家”的陈年往事。隔日李先生特意发微信给我,感谢我和刘先生引发他美好的回忆,回味他在成都南路99弄1号老家的氛围,还做小诗感怀:“淮海巷口夕阳斜,百年小楼曾飞霞。楼在事非叹时空,九九归一忆老家。”

